

文唐
周祝

四

傑

傳

風流韻事
冠絕古今

吳門程瞻廬編

上海大眾書局印

中州而士賢

卷之六



大儒先生
唐六如先生

印

龍虎先生
卷之六

解元六口

唐六如先生
卷之六

唐六如先生
卷之六

唐六如先生
卷之六

唐六如先生
卷之六

吳門程小青寄贈



三味堂印
江陰南
劉君公魯藏石

江陰南
劉君公魯藏石

江陰南
劉君公魯藏石

江陰南
劉君公魯藏石

此六如居士畫中易四石寶也此蓋故香在懷中故
畫為黃羊田天遂搭外處已解除戶也夫夫門之偏
得其去虛太故見次哥觀散弄為家世蓋馬康
年及余極家表吳流想易風時去觀阮以
子拜先生歸蘇山園主館羅法香送可題贈此
雙印影印行世此其年之蓋潘也

壬申花朝月二日三普生大木平共卷一國畫

唐祝文周

四傑傳

吳門程瞻廬編

楔子

周美人影射張夢晉
鐵先生演說唐解元

詩曰

吳兒享受神仙福。雪月風花看不足。滿城排隊去迎春。又見花燈來炫目。千門掛綵六街紅。笙歌盈耳喧春風。歌童舞女喧南北。王孫公子來西東。觀燈未了興未歇。等閑又屆清明節。呼船載酒共遊春。蛤蜊市上爭嘗新。吳塘穿繞過橫塘。虎邱靈岩復玄墓。萋蒲泛舟過端午。龍舟相呼喧競渡。提壺挈樽歸去來。南河又報荷花開。錦雲鄉中漾舟去。美人壓鬢琵琶斂。玉顏皓齒聲斷續。輕紗蟬翼紅映肉。金刀剖破水晶瓜。冰山影裏顏如玉。火雲一天消未已。桐陰忽報秋風起。鵲橋牛女渡銀河。乞巧人來明月裏。南樓雁過是中秋。颯

然風至冷颼颼。左持螯蟹右持酒。不覺今朝又重九。登高且向天池嶺。桂花萬樹千香浮。一年好景在斯時。橘綠橙黃洞庭有。滿園還剩菊花枝。雪片紛飛大如手。安排暖閣擁紅爐。敲冰煮茗烘牛酥。寸齋餅分千金果。黑貂裘分紅氍毹。一年四季恣歡娛。那知更有飢寒苦。

俗語道得好。「上有天堂。下有蘇杭。」可見蘇杭二處。殷富已久。尤其是蘇州。尤其是閉關時代的蘇州。說不盡富麗乾坤。話不完繁華景象。若照現在的眼光看來。蘇州的富庶。遠遜於通商口岸。但是論到三四百年以前。完全閉關自治。「通商口岸」四個字。還沒有產生。南北往來。全仗這條縱貫式的運河。至於航海生活。大都望洋興歎。不敢冒險進行。爲這分上。凡屬運河流域。都是繁盛地方。蘇州也在運河流域。號稱省會。山明水秀。風土清嘉。南濠綵子北濠燈名。播照湖四海。虎邱山上雙吊桶。譽傳百世千秋。蘇州的民衆。雖然武功不足。却是文學有餘。一年四季。不少陶情作樂的所在。本書開場的一首「吳門歌」。是明朝年間一位詩人的作品。可惜其人的姓名爵里。無從考證。詩中所說的良辰美景。賞心樂事。抵得一篇「吳都賦」。

自從歲首迎春。直到歲暮擁爐。真可說得「朝朝寒食。夜夜元宵。」編者雖然生長吳門。却没有經過這般的富麗乾坤。繁華景象。有一天。遨遊虎邱。回來從那七里山塘上經過。回想昔人所說的「七里山塘水亦香。」是說這條塘河中。畫舫往來。連翩不斷。美人照影。溪水生香。但是現在呢。商業蕭條。頓形寂寞。想到這裏。不免令昔之感。行路時有些懶洋洋地。減少了脚力。便在臨河一個小茶寮裏。暫時泡茶解渴。略作休息。蘇州的茶寮。大概都有一個聽書的場子。上午喝的是清茶。下午夜間喝的是書茶。什麼叫做書茶。便是喝茶以外。兼可聽書的意思。編者到裏面泡茶坐定。還沒有到聽書的時候。不過是喝一壺清茶。暫澆渴罷了。對面書檯上。首。挂着香蛇絃子。便知是唱小書的。唱小書和說大書不同。說大書的不用絃索。身邊隨帶一塊方寸之木。名曰醒木。上場時。便把醒木一拍。睡思沉沉的。也被他拍醒了。便可注意聽書。唱小書的。或用琵琶。或用絃子。這都是很笨重的東西。不能在隨身攜帶。所以唱小書的都把絃索寄在茶寮裏面。高高的懸掛在書檯上首。我既望見了絃子。便注意到旁邊懸掛的唱書牌子。却是大書特書着「笑笑笑」三個字。便知彈唱的是「三笑因緣。」這是吳門才子唐

解元的故事。大概江浙等省的婦人小子。誰都曉得有唐伯虎三個字。誰都曉得和唐伯虎同時的。還有祝枝山。文徵明。周文賓三人。號稱唐祝文周四大才子。這便是這部三笑因緣彈詞的效力。從來小說宣傳。比甚麼宣傳力都大。「身後是非誰管得。沿街聽唱蔡中郎。」也只爲小說宣傳。所以大家都知道有蔡伯喈三個字。其實蔡伯喈的爲人。並不似琵琶記中這般說法。他的事實。自有後漢書本傳可据。然而後漢書中的蔡伯喈。人人都不認識。人人認識的。只是琵琶記中的蔡伯喈。猶之唐伯虎的爲人。不盡如三笑因緣彈詞中這般說法。他的事實。明史文苑傳可据。然而明史文苑傳中的唐伯虎。人人都不認識。人人認識的。只是三笑因緣彈詞中的唐伯虎。編者正捧着茶杯。默默的對着這塊唱書的牌子出神。忽聽得隔座有個少年道。唐伯虎的名聲。大的了不得。他雖是明朝的一榜解元。然而比同時的狀元會元。聲名還大。張老先生。你是熟于前朝後代一切掌故之學的。究竟唐祝文周四位才子。是不是這般的風流跌宕。不可一世。編者聽到這裏。忙看這位張老先生。是甚麼樣人。但見老人座上。端坐着一位白髮如銀的老先生。正含着一支象牙咬嘴。白銅烟斗的長旱煙袋。連連的抽個不

休什麼叫做老人座。趁着張老先生抽那旱烟的當兒。編者先來下個註解。原來蘇州茶寮中。布置桌椅。也有個一定的方式。無論方桌圓桌。都不靠牆擺設。爲着四周落空。才可圍坐多人。惟其天然。凡是靠壁安放的一張方桌。緊靠着天然。只有三面落空。旁邊設着兩張靠背椅子。俗稱老人座。坐其上者。往往是白髮老人。年輕的。不敢貿然上坐。這也是蘇州地方的一種美德。那時張老先生抽完了這箇烟。徐徐的磕去烟灰。且磕且說道。我所曉得的。唐祝文三人。是確有其人的。明史裏面都可考證。周文賓並無其人。然而不好說是全無着落。少年道。周文賓也有着落麼。爲甚麼人家說到唐祝文周四大才子。總說三人是真。一人是假。張老先生笑了一笑道。說起周文賓和我同姓。古來相傳的江南四大才子。是唐祝文張。不是唐祝文周。張老先生談到這裏。衆人覺得聞所未聞。都注視着他的白鬚子。要從他的白鬚子裏面傳出這聞所未聞的故事。張老先生放下他的長旱烟袋。理着銀髻。滔滔不窮的講道。三笑因緣中的周文賓。便是吳中風流才子張靈張夢晉。相傳張靈誕生時。他的父親夢見周朝王子晉來謁。有了這奇夢。便知他是很有來歷的。於是命名曰靈。取字曰夢晉。年少才高。曾和唐祝文三人

訂交。一時有唐祝文張四大才子之稱。而且張夢晉的爲人。也和唐解元差不多。一樣也有豔史流傳。唐解元全集中。也說唐伯虎曾與張夢晉沽酒痛飲野寺中。酒酣耳熱道一句「此樂恨不令太白見之。」江南四大才子是唐祝文張。不是唐祝文周。編者聽到這裏。覺得議論奇關。自思張夢晉果然是江南才子。不過說他便是三笑因緣彈詞中的周文賓。恐怕有些武斷罷。其時又有一位小鬍子先生。正在茶寮裏吃過一碗大麵。茶博士絞上手巾。他一壁把手巾抹他的小鬍子。一壁向老先生提出異議道。鐵老。你說周文賓便是張夢晉。只怕近於附會罷。假如你說是真。編那三笑因緣的。爲什麼不把張夢晉列入四大才子裏面。却要假造一位烏有先生的周文賓呢。編者暗暗點頭。這一問。只怕老先生難於對付了。誰料張老先生並不爲難。很從容的說道。你這問題。我有個圓滿的答覆。須知小說家言。和正史不同。祇可三分是真。七分是假。三笑因緣是一部樂觀派的彈詞。書名中既含有笑字。看到這部彈詞的。怒冲冲的也變做了喜洋洋。聽到這部彈詞的。悶懨懨的也變做了笑嘻嘻。只爲旁的彈詞唱本。描寫書中的主角。總不過是千金小姐遊花園。落難公子中狀元。惟有三笑因緣脫離這個窠臼。旁的

彈詞唱本。總把書中的主角說得備嘗艱險。徧遇挫折。或者曾經兵燹之災。或者飽受風霜之苦。或者死別生離。常把眼淚洗面。或者法場得救。暫從盜窟藏身。或者勢利丈人。把女婿設計陷害。或者不肖官吏。把書生屈打成招。惟有三笑因緣。又脫離這種窠臼。做書的既抱定宗旨。純寫喜劇。不寫悲劇。書中的四大才子。須得個個和意中人珠聯璧合。花好月圓。才不肯却純寫喜劇的主旨。要是把張夢晉列入四大才子裏面。少年貌美。詩酒風流。固然是一個好脚色。只可惜張夢晉的壽數太短促了。他和意中人崔素瓊小姐的緣分。又太淺了。好夢未圓。硬生生的被寧王宸濠用着強權搶去。要把崔素瓊充做美人的領袖。後來張夢晉和崔素瓊都是殉情而死。生前不能做雙飛的蝴蝶。死後却做了同穴的鴛鴦……說到這裏。茶博士有些不耐煩了。只爲小鬍子先生聽得出神。只把熱手巾抹他的短髭。抹個不休。茶博士笑道。先生手巾已冷了。交給我罷。小鬍子先生才把手巾放下。張老先生道。爲這分上。張夢晉便不得列入三笑因緣中。只爲他的因緣太慘酷了。見了使人不歡。失却了專寫喜劇不寫悲劇的主旨。要是除掉張夢晉。江南四大才子中又缺少了一人。要把旁的才子加入。一時又找不到一個。

銖兩相稱的人。沒奈何把唐祝文張改做了唐祝文周。把周文賓影射了張夢晉。把王秀英影射了崔素瓊。把王老虎搶周美人影射了寧王搶崔美人。其中變張爲周。也有一些根據。只爲張夢晉是周太子後身。所以把姓張的才子改做了姓周的才子。又因寧王強暴如虎。把王老虎三字去影射他。也很有意思。寧王搶了崔美人。苦了張夢晉。王老虎搶了周美人。倒貼了妹子王秀英。其中一正一反。針鋒相對。分明替張夢晉翻案。好教悲劇變做了喜劇。這是作者的一番苦心。老先虛說到這裏。誰也不能提出異議。只有點頭表示着贊許。那個少年道。近代才人易哭庵。据他自述是張夢晉的後身。他有一篇自作的小傳。說張夢晉是周太子的後身。易順鼎又是張夢晉的後身。照着老先生方才的考据。也可說易順鼎是周文賓的後身。究竟易哭庵的說話是否可靠。張老先生笑道。易順鼎自稱是張夢晉後身。究竟可靠不可靠。這是另一問題。將來自有人替他做說部。也許把龍隱才子易哭庵說的和江南才子周文賓一般。小鬚子先生道。鐵老看書。可稱別具隻眼。人人都可惜唐祝文周中的周文賓子虛烏有。無可考證。經鐵老一說。確乎是影射張夢晉。確乎是替張夢晉彌補缺憾的一篇翻案文章。可惜現在

唱小書的沿謬襲誤。不能加以校正。鐵老好在清閑無事。何不把彈詞中的事實整理一下。好使張夢晉的才名千秋不朽。和唐祝文三人一般悠久。張老先生喝了一杯茶。道：老夫年邁了。桑榆晚景。絞什麼無謂的腦汁。要是輕了二十多歲的年紀。目見現在小說風行的時代。把那江南四大才子的許多佳話。編成說部。多或百萬餘言。少亦五六十萬言。大概可以尅期而待。不過說部的體例。須得變換蘇州式的彈詞。是不適用的。蘇州式彈詞的勢力範圍。只不過限於江蘇的蘇常鎮。浙江的杭嘉湖。大江以北的人。便不喜聽蘇州式的彈詞。聽了也不易了解。其他各省。益發沒有蘇州式彈詞的立足點了。我以為唐祝文周四大才子。確是小說中的好脚色。所可惜的。三笑因緣。八美圖。換空箱等書。都是彈詞體例。其中對白。完全是吳儂軟語。他方人見了。宛比天書難讀。倘把唐祝文周四大才子的許多佳話。不用彈詞體描寫。而用平話體描寫。順便把許多不合情理的地方。一一加以校正。我想這部書的銷行。一定很廣的。可惜我年邁了。有這志願。沒這精力。說時。向那小鬍子先生說道：你的年齡還夠得上。小鬍子笑道：年齡夠得上。筆墨却夠不上。你肯做我的高等顧問官。我便容易着筆了。少年拍手道：張老先

生做你的高等顧問官也好。請你先送一年顧問俸金。說時彼此大笑起來。茶座裏面又有一位北方口音而帶些蘇州土白的麻面先生。聽着他們談話。便操着不純粹的蘇州話。俗稱強蘇白的。也來加入他們的小說研究會。麻面先生道。唐祝文周四才子的風流佳話。異常好聽。我初到蘇州時。朋友約我聽唱三笑。因緣我真做了山東人吃麥冬。一懂也不懂。只爲我住在北方。聽慣大鼓書的。直捷爽快。一氣到底。這般扭扭捏捏的蘇州式唱書。我簡直聽不慣。但見說書的抱着絃子。丁丁冬冬一會兒。唱幾句莫明其妙的唱片。放下絃子。說些都是蘇州白。說到絕倒處。在座的閨堂大笑。然而衆人皆笑。惟我則否。我只向衆人乾貼眼。看他們好笑。後來我向朋友說道。唱書牌上寫着笑笑笑。我聽了一笑也不笑。朋友笑道。你只須住在蘇州一年或半載。趕快學習些強蘇白。再到唱書場中去聽笑笑笑。包你也跟着他們好笑。我依了朋友的話。如法泡製。一年半載後。重到書場中去聽笑笑笑。便不似以前的索然無味。在座的聽了好笑。我也有些忍俊不禁。他們笑十次。我也笑這二三次。後來我學會了強蘇白。蘇州的一切方言。我都可以耳入心通。逢著彈唱笑笑笑。我便是聽書的老主顧。遇着好笑的地方。書場

中切口叫做血頭的。我也隨着衆人發血（便是好笑的代名詞）說時。又指着書檯上的唱書牌子道。便是這裏唱的笑笑。我也沒有一天不來聽的。不但自己要聽。而且拉着我們北方的老鄉也來聽。老鄉們初來蘇州。也和我從前一般。坐在書場中。索然無味。人家好笑。老鄉們只有乾貼眼。虧得我隨時充當繙譯員。老鄉們聽了。不由的也發血了。在這一點上。便覺得唐祝文周四大才子的許多佳話。很可以使聽衆發血。可惜限於蘇州式的彈詞。我們異鄉人聽了。都不懂。要是買幾種唱片。彈詞來解悶。什麼唐八美圖。什麼三笑因緣。什麼換空箱。非但描寫粗劣。不足動人。而且盈篇累牘。都是吳下方言。字又寫的不大正確。什麼「個末丫頭篤先困哉」。什麼「抵莊搭俚白嚼白嚼」。張老先生說的。他鄉人見了。宛比天書難讀。這句話很不錯。要是有人把來改造一下。彈詞變做了平話。蘇州人看了明白。他鄉人看了也明白。那麼樂觀派的說部。可以徧行全國。看到這部說部的。怒冲冲的變做了喜洋洋。悶懨懨的變做了笑嘻嘻。抱定樂而不淫的宗旨。專替人家宣導湮鬱。驅遣愁悶。解除煩惱。增進快樂。据我的眼光看來。這部書編成了。倒是調劑苦悶社會的一服良藥。鐵老既自嫌年邁。不肯握管。吳

先生你爲什麼不動筆呢。小鬍子笑道。你不聽得我說麼。年齡夠得上。筆墨却夠不上。麻面先生道。你老太謙了。小鬍子先生道。不是謙。這是實情。便算筆墨夠得上。性情也夠不上。我是疎懶成性。寫一封普通信札。寫了兩三行。便須放下這枝筆。待到來日續寫。況且長篇說部。動輒一百萬字。或五六十萬字。似我這般的貪懶。你說一輩子做不了。便是做到來生也做不了。書局子裏要是候米下炊。候着我的稿子付印。年青的候到頭髮白了。我的稿子也不過做了三四千言。說罷。引得衆人都笑將起來。那少年道。三笑因緣中說的唐伯虎。成了個色中餓鬼。未免失却了解元的身分。張老先生道。這是唱書人畫蛇添足。其實形容唐解元。也須有個分寸。要說他的好色。是當時環境逼成的。他意在自晦其才。借着好色兩個字。便可以變換人家的目標。說唐寅並沒有真才實學。不過是一個好色之徒罷了。那少年道。老先生何以見得唐寅有這般心思。老先生道。大明弘治年間。正是寧王宸濠野心勃勃的當兒。他仗着宗室天潢分茅裂土。還以爲不足。一定要身居九五。管領大明朝一統江山。他要籠絡人心。便學着謙恭下士的王莽。不惜卑辭厚幣。羅致四海奇才異能。唐解元也在羅致之列。在先以爲賢王好士。並

無什麼特別的作用。後來到了甯王府中。一住半月。唐解元是何等聰明絕頂的人。見了甯王的所作所爲。知道他不出五年。一定舉兵造反。待到造反以後。不出三個月。一定身敗名裂。烟消火滅。自來明哲保身。犯不上貪着目前利祿。列名逆黨。到後來玉石俱焚。但是既被甯王羅致到王府裏面。要是席不暇煖。便即辭職回鄉。甯王怎肯放他回去。一者憐惜他的才學。既入幕府。斷無輕去之理。二者防他回去以後。把王府裏的違法情形。向外面洩漏風聲。那便要引起朝廷的注意了。唐寅到這地步。去留兩難。便即裝做色情狂。遇見王府中的僕婦丫鬟。任情打趣。說許多猥褻的話。甚至歌哭不常。起居無節。遇着王府中的妃嬪乘轎出入。他便在當道小遺。口中還高呼着「驕（諧音作澆字）其妻妾」的口號。似這般的顛狂行爲。甯王知道了。怎不惱怒。問及旁人。有忌着唐寅多才多藝的。便說唐生風流自命。或者害了桃花癡。也未可知。虧這幾句忌才的話。甯王才把唐寅放歸故里。唐寅離了江西。回轉姑蘇。知道蘇州的官吏大半甯王爪牙。要是在甯王府時候害着桃花癡。回到了蘇州。桃花癡便好了。倘被甯王知曉。一定放他不過。於是他打定了主意。詩畫琴棋以外。旁的都不注意。只注意在竊玉偷香。他本

住在蘇州城內吳趨坊。後來索性遷到城北桃花塢中居住。應了桃花癡三字預言。所有九美團圓的一切風流傳說都在這時候發生。其事莫須有。然而傳到甯王耳朵裏面。才不把唐寅當做什麼奇才異能。由着他在蘇州害那桃花癡。再也不把他當做夾袋中的有名人物。虧這一下子才保全了唐解元的身家性命。後來甯王宸濠失敗。列名在逆案裏面束手就戮的。不計其數。只有唐解元借着色情狂得免此禍。古人伴狂避世。有託而逃。有隱於酒的。劉伶是也。有隱於賭的。劉盤龍是也。惟有唐解元風流倜儻。爲避着甯王目標而隱於色。做說部的果能從這一點上着筆。便把唐解元形容得風流過甚。閱者自有相當的諒解。決不說他是登徒好色了。至於祝枝山文徵明。以及影射張夢晉的周文賓。當然也是甯王夾袋中的人物。他們種種風流自命。玩世不恭的情形。也可說是避着甯王目標。借此自晦。那麼江南四大才子唐祝文周都佔着身分。不至被人家說是四個拆白黨了。張老先生這一席話。說得人人點頭不迭。便是編者也暗暗佩服這老先生理論很高。只怕時下的一輩小說家。還不曾夢想到此。咧。編者正在私自付量。忽的那少年說道。張老先生。你這一席話。虧得在小茶寮裏發表。在座的沒